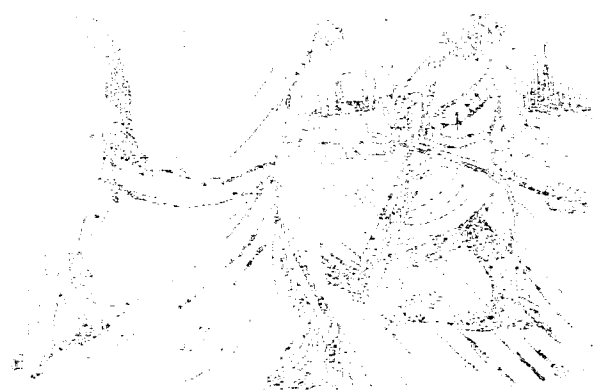


老嫗辭活



單幕戲《老嫗辭活》

老媽辭活

甲：一掀台簾兒，我就扭出來了。

乙：對呀，一掀台簾兒，你就滾出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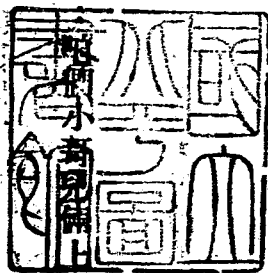
甲：唉，你就爬出來了，不像人話！我說

台，唱點甚麼呀？

乙：咱們別老唱太平歌詞啦，今天咱們唱段乾蹦兒。

甲：「乾蹦兒」？好喫呀！就是北平燒餅鋪賣的那個。白麵做的，像個小燒餅，可不是燒餅，那叫螺螄轉兒。做好了放在鏊裏這們一烤，外焦裏脆。兩個大銅子一個，買他四個。來碗豆汁兒，給點辣鹹菜，這一頓算飽啦。

乙：我瞧你是扣着食哪，沒跟你說那個，我說的是咱們今天乾唱一段蹦蹦兒戲。



甲：不行，這一無行頭，二無場面，我唱不了。

乙：所以說是乾蹦蹦兒啦。唱戲要是老靠形頭幌著，呼胡兒托著，那算不了能耐。比方說打仗吧，躲在坦克車裏放機關鎗，瞧着彷彿怪不錯的；等到人見了人，頂着神符，揣着千人針，跪在地下喊饒命，那叫洩氣！咱們打仗，講究一枝步鎗，兩顆手溜彈，大刀一擋這就衝上去啦。子彈放完了，咱們扔手溜彈，手溜彈扔完了，咱們用刀砍，刀折了，咱們用拳頭打，拳頭傷了，咱們用牙咬——咬！咬！

甲：你怎麼咬我呀？

乙：我越說越上氣，認錯了人啦。這不過是個比方，咱們這蹦蹦兒講究的就是乾唱，甚麼都不要。

甲：算你行。那末，唱哪一段呢？

乙：等我一想：王少安趕船，要不馬寡婦開店，

甲：那些都俗啦，唱新鮮的。

乙：再不黑貓告狀，王小借糧？

甲：我瞧你也沒有新鮮的，我提個頭兒罷，咱們倆人唱一段老媽辭活。

乙：老媽辭活？那是文金勛的拿手哇。

甲：擰啦！那位老媽就會「在上房呀，打掃塵土哇」。咱們這位老媽本事可大了，在後方醫院當看護，給前方將士做寒衣，人家樣樣都行。

乙：有這樣的老媽？我倒要見識見識。

甲：你就順着咱家的手兒瞧。

乙：噢，莫非就是尊駕你？算了罷，我瞧你比那位「黑不溜

秋」還黑。

甲：好說，我是人黑心不黑。

乙：那你就來一段我聽聽。

甲：不行，你得給我當配角。

乙：配甚麼角呢？

甲：我辭活，你得配大爺。我騎驢回家，你得配王小兒。我回到家裏，你得配街坊。

乙：好，我成了一人班啦。

甲：沒甚麼說的，抗戰期間，您多受點累罷。

乙：對，聽玩藝的先生小姐們，人家是有錢的出錢，咱們哥兒倆有力的出力。

甲：別胡扯啦。現在你是我們的大爺，你先一邊耍會兒烟槍去，讓我先唱。

乙：聽你的。

甲唱：

小老媽悶懨懨在下房裏坐呀，
思想起從前的事好不悲傷。

小奴家年長呀一十九歲呀，

七歲八歲呀就沒了爹娘。

十二歲到宋家把那童養媳婦做，

十五歲梳盤頭可就圖了房。

丈夫他天天去趕腳，

奴家我推碾子搗磨侍奉高堂。

這一年早潦不收沒的腳趕呀，

奴的夫賣了那頭小毛驢投軍去喫糧。

一去二年沒有音信，

我那公婆兩老哇可就二命雙亡。

我們家整本大套琵琶記呀，
撇得我終朝每日淨吃糠。

餓得我骨瘦如柴面黃肌瘦哇，

沒奈何到城裏兒去把工幫。

多虧了東村的那位高冠兒老李呀，
他薦我到曹府呀伺候廂房。

補了補漿了漿我那毛藍舊布衫呀，

洗了洗我那清水臉兒就把老媽當。
提起了我們曹大爺是甕闊其闊呀，

天棚呀石榴樹還有那養魚缸。

有廚子和打雜兒買東西做飯，
剩下我們小老媽只管涮烟槍。

大奶奶秃又聾他倆不對勁呦，

我們大爺呀又娶了那們十七八，十八九歲的兩個偏房。

我們大爺朋友多他是常常請客，天對天的折羅菜總有兩抬筐。

二奶奶是上海人他愛脾如命呀，贏了錢給下賞一次就是一五隻洋。

三奶奶都不愛就是愛聽戲呀，帶着我們小老媽天天坐包廂。

喫得我們小臉龐兒是肥中透着嫩哪，聽得我們做夢呀都夢見梅蘭芳。

別瞧我們享了福我可不忘本哪，攢下一點體己我就轉家鄉。

好不單秧兒去年秋天兵荒馬亂，大家夥兒嚷嚷着說是要打東洋。

這一天大城裏兒可就聽見大砲嘍，嚇得我們小老媽就往水缸裏藏。

我們大爺不發愁他越來越高興，跑前廳跑後院得意洋洋。

小奴家我一連幾夜睡不着覺呀，

我們村兒的老黃狗只怕要遭殃。

我們大爺沒掌印他忽拉把兒的就把官做呀，來的那些大人哪是個穿洋裝。

說的一口嘰哩咕嚕聽也聽不懂呀，

聽廚子馬二說他們就是東洋。

二奶奶三奶奶全給送了走咧，

說是甚麼觀光隊跨海飄了洋。

新娶了位四奶奶真值媽透着怪呀，

梳着一個大雞籠穿著一件怪衣裳，
兩隻腳像牛蹄踏着兩隻小板凳，
一邁步一瓜拉好像進了機房。
放着床他不睡偏他媽睡地板呀，
端茶呀送飯呀叫我跪當陽。
他有個怪名兒叫甚麼高田菊子，
我們老爺叫我喊他「塔卡達桑」。
馬二說這個人來頭真不小哇，
他是甚麼坂垣大人送來的東洋娼。
恨只恨我們老爺骨頭怎麼那們賤哪，
他怕這個塔卡達亞賽過怕他娘。
自從我們幫工我們沒有挨過打呀，
爲這個臭娘們昨天挨了兩巴掌。

我越思越想啊越覺着不是味兒呀，

倒不如辭了活回轉我的家鄉。

有老媽扭身形又把上房進哪，

瞧見了我們大爺呀躺在那兒耍煙槍。

我開言又把呀大爺來叫哇，

乙：叫吧，大爺在這兒等着你哪。

甲唱：

叫一聲大爺呀請聽端詳。

自從我來幫工一年六個月，

別人我不想啊想我們二姨娘。

幾個月兵荒馬亂沒人捎個信兒，

不知道我們二姨娘啊他老人家可安康。

我有心向大爺告個長假，

算清了我的工錢哪我就轉家鄉。

乙唱：

有大爺對烟燈似睡不睡呀，
忽聽得小老媽走進了廳房。

坐起了身形我把小老媽叫。

叫一聲小老媽細聽端詳。

自從你來幫工沒有甚麼錯兒，

你決不該慢待那位塔卡達桑。

我叫你學鞠躬你札沙着兩隻手，

我教你說「哦海歐」哇你老是一「熬海棠」。

你不知塔卡達他來頭多末大咧，

我不能爲你呀得罪我們「友邦」。

算清了你的工錢哪你回家走散，

憑你這份小模樣兒呀你也見不了天皇。

甲唱：

小老媽辭大爺我回身便走哇，
捲起了鋪蓋呀出離了下房。

來至在那長街留神觀看，
大舉眼藥的廣告呀貼滿高牆。

青天白日的國旗怎樣變了五色咧，
那裏來的膏藥鋪呀白布畫着紅光。

（白）呦，你不是那位拉包月車的趙小三兒嗎？
你怎麼抽上白面兒嘍，

我瞧你皮包骨臉色透着焦黃。

（白）呦，瞧那邊那個賣切糕的。

他爲甚麼直點頭啊，

那個東洋兵搶切糕還打他兩巴掌。

那們大的綢緞莊他會歇了業咧，這邊這座兵營啊從先是個學堂。

（白）哎呀，快瞧馬路上那個小姑娘，他又被兵車撞呀，

那位巡警乾瞪眼瞧着他去揚長。

一羣羣的東洋兵他專往人堆裏擠呀。

碰見了那大姑娘他伸手摔衣裳。

小老媽越瞧是越害怕呀，

挾着我的鋪蓋呀走慌忙。

來至在城門抬頭望，

這一個陣勢啊可不比平常。

一大隊的東洋兵都拿着槍刺，

瞪着那狗眼哪要搜檢行裝。

沒奈何我只得把行李捲兒打呀，

他笑嘻嘻揣起我那幾隻光洋。

我忍氣吞聲又把鋪蓋捆哪，

那狗兵他伸手啊就摸我的胸膛。

吓得我膽戰心驚挾起了鋪蓋捲兒，

含羞呀帶怕呀我就走到了關廂。

乙：怎麼着？往下唱啊。

甲：我這段唱完了，該你啦。

乙：甚麼？該我當大爺啦？

甲：該你當王小啦。

乙：你瞧，讓你都把我氣糊塗啦。

甲：說清楚點，是日本鬼把你氣糊塗啦。

乙：對啦。該着我當王小，不是？聽着：啊哈，王小兒來也。

唱：

有王小牽毛驢在關廂裏等呀，
等候那來往的過客行商。

馬亂兵荒行人少，

見一位大嫂他走慌忙。

我叫聲大嫂你何不搭一個腳兒？
往下去沒有驢還怕是遇見強梁。

甲唱：

有老媽見毛驢心中歡喜呀，

叫了聲小二哥細聽端詳。

我今天辭了活我就回家轉。

離城門三十里一到那宋家莊。

乙唱：

王小閒聽說這可湊了巧咧，
我住家不遠哪就在你的村旁。
既然是鄉親不用說價兒嘍，

（白）上驢上驢。

接過你的舖蓋我就遞上絲韁。

甲唱：

小老媽上毛驢打了偏坐兒，
一勒扯手我就奔了鄉莊。
一年多沒出城全都改了樣兒嘍，
爲甚麼大春天還是地淨場光。
走了些村莊都是人烟稀少。

一堆堆空房子落架剩了山牆。

龍王爺頂房樑他老人家遭雨打，

小茶館沒掌櫃的敵着門他關了張。

高高低低新墳也沒人燒個紙兒啣。

刷啦啦的悲風呀吹動白楊。

我開言又把呀小二哥來問，

爲甚麼我們鄉下呀如今晚兒這樣淒涼？

乙唱：

王小閒聽長歎氣。

不由得兩眼淚汪汪。

自徒去年開了大砲，

來了那日本鬼鬧得我們家敗人亡。

那鬼子兵是逢州搶州逢縣搶縣，

搬糧食拉牲口放火燒民房。

遇見了那壯丁拉了去堵砲眼，

遇見了那老太太逼着他娶大姑娘。

害得我們子死妻離東逃西散，

投河呀覓井呀再不然走他鄉。

沒想到我們中國人個個都是把家虎兒嘍，

來了我們遊擊隊那些衛國忠良。

俗言說是個貓兒他就能避鼠，

咱們的遊擊隊專門他會打東洋。

（白）大嫂，這可應了那句小孩語啦：

一別瞧你們人多是一打一敗仗一呀，

打得那東洋兵跪在地下喊親娘。

現如今那日本兵不敢出城圈兒咧，

出了城十五里小命管保見閻王。

(白)說着說看到咧。

這頭驢是餓馬奔槽他來得好快呀，
不覺我就來到宋家莊。

甲唱：

有老媽下毛驢是一步慌一步呀，
這樣的破大院哪是我的家鄉。

我只見大敞簷門是房坍屋倒，
有蓬蒿和枳棘長滿了高牆。

來至在院中高聲叫，

叫一聲看家的那二姨娘。

(白)咦，怎麼一個人也沒有呀！
我只得出院門高聲大叫，

叫一聲二頭他媽，咱們那位老街坊。

（白）怪呀，連個人聲也聽不見呀！

沒奈何我只得出村瞧着哪，

見一位檢糞的坐只在井臺旁。

我開言便把老伯伯叫，

怎不見老宋家看家那位二姑娘？

乙：我給你當了三十里趕脚的，這回我可得佔點便宜了。閃

開點，讓我擺擺架勢，嗯哼，老漢來了。

唱：

有老漢撿糞箕正在井臺上坐，

那邊來了女紅妝。

認得你是宋牛子那個童養媳婦，

再休題看家的你那位二姑娘。

那一回日本打從村裏過，

你那二姨娘違急帶嚇可就命身亡。

那鬼子兵雞犬不留又把村子洗，

剩下我這不中用的老邁蒼蒼。

白天我就拾柴對付着活命，

夜晚棲身就在破柴房。

可歎我一家人生離死散，

可恨我沒力氣去打東洋。

你丈夫宋牛子是當了排長，

官名兒宋占標駐紮在李家莊。

前幾天有人來梢個口信兒，

接你到那游擊隊漿洗衣裳。

我勸你到李莊找你們牛子去麼，

老漢我做了鬼招死這些狗東洋。

甲唱：

老媽聞聽悲聲放，

哭了一聲二姨媽我叫了一聲二姨娘！

實指望回家跟你說幾句話嘞，

不想到老人家你一命見閻王。

你不知半年來我受的是甚麼罪嘞，

悔不該屈膝跪跪那東洋娼。

曹大爺那死漢奸他揚手把我打嘞，

城門臉鬼那子兵搶去我幾隻洋。

我越思越想心頭惱，

不報這冤仇呀枉做了女紅妝。

小奴家沒念書我們可聽過戲呀，

多少個奇女子千載美名揚。

天津衛那位費貞娥他曾經刺過虎呀，

女將軍那位梁紅玉擂鼓在沙場。

戰蒲關那位二奶奶他殺身餵了兵士，

我更愛替夫報仇節烈的那位庚娘。

小奴家比古人雖說比不上，

我也會縫聯補綴煎藥熬湯。

到不如到李莊去把夫君找，

學一個雙掛印一塊兒去打東洋。

辭別了老伯伯二次把驢上，

叫一聲小二哥送我到李家莊。

乙唱：

有王小在一旁我止不住抹眼淚，

勿聽得宋大嫂二次抖絲糧。

這樣的年頭兒趕的是甚麼腳？

不如到那遊擊隊馱草運軍糧。

得兒達哦喝毛驢也高了興，

撇開那四隻蹄兒一溜烟去揚長。

翹着腳望老媽我望也望不見哩；

甲唱：

剩下咱們小哥倆站在這兒傻嚷嚷。

乙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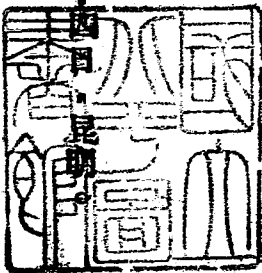
唱得我是口燥唇乾我得喝點水嘍，

甲唱：

換上來山藥旦給列位換個新場。

軍委會政治部

二十八年一月十四日星期一



82

25/74